

# 肖像艺术之根

——从我的肖像作品，试论肖像画的精神内涵

郑 艺

打开世界艺术宝库，油画肖像艺术让人领略到了令人激动不已的力量，特别是深藏在各时代大师们的一系列不朽的作品及人物肖像中，这些作品具有的内在张力使我看到了各时代，各民族的原型，也清晰地认识到艺术的根深植于人类对社会对自然的有秩序的经验。

面对各种形式优秀的肖像作品，无论技艺多么娴熟，形式多么新奇，但其根都归结为对人的内在品质的刻画，对生活的理解，对人的精神面貌的探索。

几年来，我一直关注东北农村题材，画了许多风景及人物，在辽阔宽广的黑土地上，在深邃神秘的兰天下，居住着我的亲朋好友，我与他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而更关注他们的命运，创作油画肖像作品当然就应该展示对他们的理解与亲情，油画肖像艺术必须对人及赖以生存的自然界和社会作深入地探讨，研究，获得最多最佳的启示。

在创作实践中，我越来越觉得对世界的理解不够，现实那么复杂，存在着神秘的东西，看不见或一眼看不透，有时感觉到了，但又把握不准，但是眼见的东西好歹可以捕捉，而且画的越准就可能把未能明确认识的神秘这种非物质的真实多少表达出来，因而，我选择了精巧的写实技法，通过纯正的写实手法，创造伸向永恒的现实作品，使不可见的理解与亲情能够清楚地看得见。

我的油画《信赖》，绘制了一个饱经世故的老人坐在大地上，不爱言语，沉默地向着远方，人生的磨难没有使他颓丧，沉沦，挡不住他坚定的信念，这很象我挂满罪恶头衔的父亲获得平反通知从水泥车间调回大学任教时兴奋地吐出一句死不悔改的肺腑之言，一定要为祖国多教出几个好学生，这情意使我的生命也笼罩了沉重的责任感，并时时将有情为重任入绘画，无疑这也使我坚信，表现人的本质才是社会的活力。

我在《走近永恒》，这幅作品中捕捉了特别时刻，这一时刻曾经是而且现在依旧是最美好的时刻，天地间的太阳放出耀眼的光芒，照亮可视的一切，现正照在墙头，照着人的面孔，这真是令人愉快的一刻，使我陷入生命的狂喜，耽入沉思与希望，每当这种时分，都使我感到无边的骚动，感到一种紧张的生命力，理解宇宙的旋律，体会生命的珍贵，自觉不自觉地调整生命的节奏，尽管整个生命与大自然与社会结为一体，但它们的本质和神秘灵魂都可以利用这一刻幻化出新的生命的面孔，在这幅作品的漫长制作中，我依然用具像造型传达精神，寄托情意，在这心灵漫步的过程中思考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要把自己对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不可分割的深层联系的构想表达出来。

不强调视角的转换，不一味地玩弄新奇，作品的感人肺腑，全然不在于视角变化的新招，而是从不惮精细的刻划中传递出代人所特别具有的，因而

能使现代人特别领会的那种抚今追昔的沧桑之感，油画《驰骋的心》正是这样，深邃湛蓝的天是灵感的源泉，杂草丛生的乡土泥墙是人类生长的起点，用沉静、庄严、规律、耐心与无休的梦幻，不娇饰不做作地把敦厚、胆怯，裹着考究大衣，隐藏着原始力量的农村青年淋漓尽致地加以展现，这里没有荒谬的脆弱，只有贫穷与柔弱深蕴着伟大的精神和不朽的道德力量，似乎漫不经心地审美视角，轻松柔和的语言表现，把和谐与秩序的荒凉寂寞展示给热爱生命、关注人生的人们。

我用主题性的情节来描绘肖像画，展示居住在北方乡土上的乡亲们，油画《步步都是希望》，这幅作品取材依旧是北方老农的原型，这位老农常常使我想起鲁迅笔下的闰土，闰土因生活在旧中国，所以就没有一点主人的味道，而我所画的老农却一直是新中国的主人，他的脸上也有很深的皱纹，眼睛周围虽然并非都肿得通红，但也有一些发涨，褐红的脸庞是终日劳作在太阳下的迹象，因为是主人，即使是生活并不富足，面貌里也找不到凄凉，更不至于苦得像一个木偶人，也不必去崇拜偶像，因为是主人就是生活的积极参与者，面对市场经济他又将兴致勃勃地走向更广阔的天空，正因为是生活的主人，所以他觉得活着步步都是希望。

油画肖像艺术，一定离不开表现人的本质，要想理解人的本质，我认为离不开马克思的基础理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的论断，《信赖》、《走近永恒》、《驰骋的心》、《步步都是希望》中表现的人，由于年龄不同，所构成的个性，面貌也大不相同，我抓住可见的面貌中完全可以看到或理解到那看不见的人的本质，可以说看得见人的精神政治面貌。

一幅油画肖像艺术品，重要的不是像谁或是谁，重要的是要有一定的精神内涵，没有思想就没有艺术，没有生气蓬勃的表情深刻地描绘，就没有图画，即使有良好的愿望也是徒劳的。

一个人的本质是看不见的，就是说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看不见的，但它确实是存在的，也像一个具体的人客观地存在着一样，关键是我们如何通过看得见的人的面孔，环境去理解找到看不见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这虽然不是简单的事，但实在是可能的事，这无疑需要我们深入社会，深入历史，尊重自然，掌握科学，对各种命运的共同形式所构成的震撼力量做深刻地把握。

总之，现代人追求伟大的创造意识和自我意识孕育出来的具有现代意识的艺术，依然离不开现代人生，现代社会，现代自然和现代精神，这就是油画肖像艺术的根。

# 论肖像画中的凝神状态

陈世宁

画家就须找到这样的一瞬间，其中正要过去的和正要到来的东西都凝聚在这一点上。——黑格尔

在肖像画作品中人物神态的表现是丰富的，然而，当我们再进一步研究时，就不难发现，其中选择凝神状态的作品最为普遍。这说明凝神状态在肖像画作品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我认为，对于这一问题加以论证，有助于对古今中外优秀肖像画作品的深入理解，同时，对于我们在绘画实践中加强人物形象的刻划也具有重要意义。

## 一、凝神状态在肖像画中的表现

众所周知，肖像画中人物形象的刻划不仅仅是形的问题，而是形神兼备的问题。肖像画中人物神态的最高表现是要能揭示人的心理活动、表现人的内在本质。凝神状态恰恰能体现肖像画的这一特征，它表现出由外在表象返回到内心世界的过程，使观赏者从某种人物神态中体会到一种凝聚其神、若有所思的意味。显现出一种静穆的美和内涵的无穷，是一种表面平静而内心却不平静的状态。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委涅齐阿诺笔下的妇女肖像，就特别注重凝神状态的表现，神态庄重自如，耐人寻味。许多此类表情的肖像画形成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的一大特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强调个性，强调人的本质力量，而凝神状态正是体现了这种要求，表现了新时代的精神风貌。拉杜·尔的作品中，人物形象也是一种强烈的、深奥的凝神状态。他总是选择在深暗的环境中，通过烛光照射下的人物形象显出一种平静的、若有所思的神情，加强了人物内心世界的刻划，从而丰富了作品的内涵。提香的《利米纳尔第像》，生动地刻划了这位法学家凝神沉思的状态。轻轻闭上的嘴唇和凝神注视的眼睛，恰恰反映出他内心世界的不安和激动的心情。使观赏者面对这一幅肖像画，会产生丰富的联想，联想到这个人的生活、性格和命运。凡·爱克的《阿尔诺芬尼夫妇像》中，人物虔诚恭敬的神态，维妙维肖地表现出资产者和小市民的平庸懦弱、虚荣浮夸的精神面貌，其凝神状态给人以极为丰富的想象空间。勒帕热的《採草》中的女主人公和科尔内留·巴巴的《田间休息》中的女主人公在神态的表现上，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主人公的眼睛凝视前方、神情漠然，表现了她们在田间劳动间隙时所呈现的各自的、深刻的内在性格。埃尔·格列柯的《巴拉维亚诺肖像》是一幅出色的人物肖像，画中天主教教士嘴唇紧闭，一双干枯但不乏神采的眼睛凝视着前方，似乎正在思索着什么，这种颇具永恒性质的神态有力地塑造了这位神秘主义诗人漠视世俗的孤傲的性格特征，使形象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魅力。他作品中的人物大都处于凝神状态，使形象沉浸在宁静、庄重的气氛中，蕴含着神秘的旨趣，既协调一致又呈现出各异的性格。即使表现人们痛苦的神态，也把痛苦的强度减弱为一种平静的表象，平静中燃烧着旺盛的热情，内涵相当深刻。毕加索的《清淡的一餐》与《母与子》中，那鲜明的人物个性和深刻的社会内容也是通过凝神状态表现出来的。甚至在他的一些夸张变形的肖像画作品中，如《乙夫人肖像》、《镜前的女人》、《阿维尼翁姑娘》等等，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人物的凝神状态。莫提格里亚尼的《毕加索肖像》在凝神状态中通过炯炯有神的目光，极其生动地深刻地表现出毕加索的精神世界。此外，在戈雅、普桑、塞尚、夏加尔等众多大师的作品中，都曾对凝神状态有过生动而意味深长的表现。总之，在肖像画的发展史上通过众多大师之笔，凝神状态出现在大量的作品之中。

## 二、凝神状态是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特殊绘画语言

绘画不同于文学。文学作品能描写事物的前因后果及其曲折变化，一部书里可以表现人物喜、怒、哀、乐情绪的发展过程。而绘画却不能这样，正如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著名评论家莱辛所说：“在永远变化的自然中，艺术家只能选用某一顷刻，特别是画家还只能从某一角度来运用这一顷刻；既然艺术家

的作品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并不是让人一看了事，还要让人玩索，而且长期地反复玩索；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把握地说，选择上述某一顷刻以及观察它的某一角度，就要看它能否产生最大效果了，最能产生效果的只能是可以让想象自由活动的那一顷刻了。我们愈看下去，就一定在它里面愈能想出更多的东西来。”①

莱辛在上述一段论述中，提到了绘画只能从某一角度的某一顷刻来表现，明确阐明了绘画的特定范围，当然也包括人物形象神态的选择，只能是选择最能揭示人物内在本质的，能引起观赏者相应的心灵震动，能给予他们充分想象余地的某一角度、某一顷刻。

生活中人物的神态千变万化，绘画中人物神态也层出不穷，但生活中的人物神态与绘画中的人物神态不是一回事。尽管绘画要将随时变化的人物神态化为常驻不变的，即由直接存在的自然神态转化为一种由精神造成的外貌，可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能划等号。绘画中人物神态与生活中人物神态的区别就在于绘画的交易性，在于绘画与自然的脱离所达到的高度的自我完善。生活中人物神态的任务瞬间都是易于消逝的，它显得平庸无奇，屡见不鲜。人们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人物神态往往是根据其实际功用而不是根据它的客观本质来把握和判断的。绘画中的人物神态是静止的，它已揉进了画家的理想和趣味，虽然它也是具体的某种状态，然而这种状态却包含了比现实生活中的某种状态多得多的内容，已包含着一种普遍的意义，它深刻地透露着人的内在本质。绘画中人物神态的选择常常要看某种状态是否富有孕育性，是否能唤起观赏者的感悟和想象。绘画是一门视觉艺术，注重人物形象的美感和寓意。而在错综复杂的人物神态的自然属性中，有些过份的激情会使人的面部发生强烈地变化，如果将这些情绪表现在绘画中就容易使人物形象失去美感和寓意。因此，许多画家对于这类激情往往尽量避免，或是减弱。这里我想到了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一段话，他说：“一个画出来的或石雕的没有声音的呼号者，那就比画出来的音乐还要可笑。”②

绘画本身的局限性要求人物神态富有孕育性，这种孕育性好像是一种集中的力量，无数内涵在这里聚合，再从这里迸发出来。在有限的画面里如果只是简单地堆砌个别的、偶然的、表面的人物情绪特征，采取图解式的方法，就不能揭示深刻的内涵，也就丧失了绘画所具有的特性。虽然绘画是在人们可视性的领域里活动，它不可能完全是观念性的，感性乃是主要的因素。但是，绘画的目的不在于单纯的感性显现，人物神态的特征也不只是传达情感、表现情绪体验，更重要的是启发人们的情思，使观赏者在更高的、更合乎人性的生活真实中有所发现、有所认识。黑格尔说到：最低级的而且最不适合心灵特色的掌握方式就是单纯的感性掌握，人们对艺术作品的要求却不是这种简单的欲望，他们把艺术作品作为独立存在的客体，只作为心灵的认识方面的对象。绘画往往加以夸张地改变着自然界的原型，以期达到能揭示更深更广的内涵，通过外在的形象表现内在的观念。“绘画虽然也是为观照而进行它的工作，在它的工作方式中却使它所表现的客观事物不再保存实际的完整的占空间的自然存在的状态，而变成精神的一种反映，在这种反映中，精神只有在消除了实际存在，把实际存在的改造成为一种供精神去领会的单纯的精神显现，才能显示出那种客观事物的精神性。”③众多的画家们注重对凝神状态的表现不仅是追求感性的显现，而且是对精神内涵的深层地挖掘，也是画家主、客观情境相统一的追求。它在观赏者和画中形象的精神之间建立了一种协调一致的关系，能使观赏者达到主、客观感受的统一。因此可以说，凝神状态的广泛运用，形成了一种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特殊的绘画语言。

三、肖像画中凝神状态的关键在于揭示人物的心灵本质